

挺进桃花山，打击日伪军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在华容的活动

杨震东、郑怀远回忆 严文田整理

桃花山座落华容县境，北临长江，南濒洞庭，全长45华里，群峰连绵，古木参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湘鄂西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周围几县都是“鱼米之乡”，鱼养充足，因此在全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3年，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派江南挺进支队，开辟了桃花山抗日根据地。从此，桃花山的抗日烽火便熊熊燃烧起来。

江南挺进支队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郑怀远任副支队长（后继任支队长），商志任副政委，郭宗宝任参谋长。支队最初是由一个武装连组成的。1943年9月18日，杨震东等率领这支部队，在45团参谋长曾雄虎率领的一个营的配合下，进抵石首江北地区，收编了活动在该地的游击武装，并由原来的三支手枪、近四十条步枪、一挺机枪和四十多人，扩大到拥有八挺机枪、一百多支步枪和十多支手枪的两百多人的队伍。11月，又收编了原国民党华容保安司令张震华残部的陈玉龙大队。次年四月，国民党华容县自卫大队长胡道高在东山率部起义，襄南军分区即任命胡道高为江南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

日益壮大的桃花山抗日武装力量，象一把利剑，痛斩了华容一

带日本驻军的侵略魔爪。1944年1月，驻华容县城的日军三百余人，经杀猪港进犯桃花山。适逢襄南中心县委书记吴云鹏与新四军五师四十五团副团长杨洪先带领一个营进桃花山，与敌遭遇，我军即予迎头痛击。因敌军装备精良，加之已佔占有利地形，正面硬拼，将于我军不利。于是，我军立即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由杨洪先率主力向砖桥方向边打边退，杨震东率挺进支队向敌力空虚的华容县城发动佯攻，迫使“扫荡”桃花山之敌回援华容。待敌回军华容时，杨震东已率部安全撤回根据地，粉碎了敌军的“扫荡”。

1月23日（春节前四天），杨震东率两个连夜袭墨山铺日军据点，除缴获步枪二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外，还在日本洋行里缴获了一批布匹、食盐、腊肉、香烟、火柴等物资。是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在一段时间内龟缩老巢，不敢妄动，从而让桃花山军民过了一个太平年。当地有位老人挥笔写下了一幅春联：“新四军拼命抗日，老百姓安心过年”生动地表达了根据地军民的欢快心情。

9月，日军一只铁驳停靠在寨妇决，船上有日军三十余人。驻西堤拐的江南挺进支队七连一排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严阵以待。迫敌人窜入芦林，一排即分左中右三路隐蔽前进，包抄敌军，将其全歼，缴枪三十余支、子弹二千多发。

10月，驻墨山铺的日军五十余人，准备到桃花山“扫荡”。江南挺进支队获得情报后，决定利用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日军从墨山铺向桃花山开进时，埋伏在墨山铺附近大道两侧的

挺进支队对敌发起突然攻击，日军被打死十余人，余敌狼狈地逃回了墨山铺。

江南挺进支队在狠狠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给予伪军以毁灭性打击。汉奸张世杰在日寇侵占江南后，当上了华容一带的伪保安大队长，经常下乡骚扰，是日军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1944年5月的一天，他带领两个伪军中队共二百多人枪，从广兴州出发到岳／（阳）华（容）边境“扫荡”。驻烟墩的江南挺进支队第一连闻讯，即出奇兵灵活机动作战，终于以少胜多，打死伪军七十余人，俘敌中队长以下四十多人，缴枪五十多支。8月，杨震东率两个连，袭击了新沙洲的日伪军，歼敌一百多人，俘敌五十余人，缴枪八十余支和弹药十余箱。9月，江南挺进支队三连战士探明伪军饶子奇部一百多人在章华港一带抢得群众大批粮食待运。当夜，三连即从胥竹沟跑步赶至章华港。饶子奇部仓惶逃跑，三千余斤粮食全部被我追回，并缴获战马十余匹。

为补充部队的武器装备，江南挺进支队在桃花山的跑马岭办起了兵工厂，主要制造拉筒手枪和适合这种手枪的子弹。这种手枪一次可压十发子弹，很受官兵的欢迎。兵工厂还负责支队和联乡中队的枪机修理。兵工厂的创办，为发展和巩固桃花山根据地的武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医务人员缺乏，药品不足，器械简陋的情况下，江南挺进支队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卫生队。卫生队在前线设立了救护所，在

后方柴山里开办了伤病员疗养所，积极为抗日军民服务。1944年后，卫生队改为野战医院，设在桃花山和尚岭，有医官两人，护士六人，由于没有病床，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睡地铺。住医院的伤病员一般是十人左右，最多时达三十余人。医院一切经费由支队按月拨给，伤病员生活费每天六角，比指战员的生活费高一倍。有时护理人员少，伤病员多，就雇请本地年轻的妇女做临时护理员。同年8月底，医院转移到桃花山跑马岭后，因伤病员增多，支队又从江北调来肖开炼等两位医官。不久，医院又转至桃花山背竹沟。其医药用品大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冀南军分区也送来一些药品。因此，伤病员能得到较好的治疗。野战医院除了为伤病员治伤治病外，还开设门诊，免费为群众治病和传授防病、治病的知识，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1945年，江南挺进支队杀出桃花山，向日伪军据点连续不断地发起反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伪势力。4月，日军率领部分伪军共三百多人赶到柿树岭一带抢粮，杨震东率四个连的兵力拦击敌人。支队一名副连长率一个排坐落到了敌人背后，发起猛烈攻击。敌腹背挨打，即向广兴州方向溃退。挺进支队乘胜追击，毙伤敌四十余人，生俘八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五十余支。同月，杨震东、郑怀远又率部袭击了新沙洲伪军古鼎新部。古鼎新在新沙洲一带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见古旅，日月不明，地见古旅，草木不生，人见古旅，有死无生。”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

江南挺进支队对古旅发起突然袭击，歼敌一个连，缴枪几十支，骡马十多匹。5月10日，挺进支队一、三、七连围歼嵛山伪军屈子敬部，战斗仅一小时，毙伤敌三十余人，俘敌二十余人，缴枪四十余支。7月，支队长郑怀远率警卫连一百多人枪，攻打驻华亭三封寺一个营的日伪军。日伪军在三封寺周围建有碉堡，防守严密。这天夜晚，支队从三角洲出发，分别埋伏在茆寮塔、毛家巷、龙头山等处。郑怀远派出五个战士，摸进敌军阵地，用手榴弹炸死守在碉堡内的敌军，想引敌出巢。不料敌人非常狡诈，龟缩在据点内不肯出击。于是，郑怀远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与敌人展开激战，毙敌三十余人，俘敌三十余人，缴枪十多支。同月24日，支队攻打黛山河日伪据点后，在伪寺休息时，日军三百余人从广洲蔡家祠堂向桃花山进犯。郑怀远率支队予以迎头痛击，打死打伤敌人五十余人，缴枪七十余支。2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驻守在石官的日军仍贼心不死，又一次对桃花山根据地发动“扫荡”。郑怀远获得情报后，率领支队埋伏在佛寺的山坡下，等待来犯之敌。这天，支队从拂晓一直埋伏到上午九时，不见敌人进犯，正准备撤出埋伏地时，忽见日军七十余人向桃花山开来。待敌人进入支队埋伏地段后，郑怀远指挥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回头逃窜，又被支队堵住。战斗到中午时分，打死日军五十余人，缴枪五十余支，子弹五千余发。

为了尽快地向岳阳、南岳、澧县等地扩展，江南挺进支队还先

后摧毁了桃花山根据地周围的一些日伪据点。到1945年夏，江南挺进支队已拥有五个主力连，各联乡都有区中队，乡有分队，区、乡干部大都配有武器，部队已发展到一千余人枪。打击日伪，保境安民，江南挺进支队在华容、石首、公安、岳阳一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简介】

郑怀远，见《华容文史资料》第一辑第26页。

杨震东（1921——），湖北省荆门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战士、班长、连长、营长，江南挺进支队队长，中共石公华三县工委委员，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副部长等职。现离休住北京市。

严文田，中共华容县委党史办干部，华容县政协常委、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片断回忆（续一）

包梅村 口述 祁鸿斋 整理

1943年桃花山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杨震东、郑怀远等同志领导下，创建了石、公、华县地方政权。当时地处我县的第六联乡由于支队部在1943年腊月29日攻打暴山铺日

伪据点和1944年5月在岳阳樟树岭拦击广兴洲伪军张世杰大队（营编制），活捉敌副大队长周育之大捷，以及派兵一个排深入洞庭湖区柴山直抵舵杆洲一带清剿散匪等节节胜利，使我抗日局面迅速打开，根据地声威大振，群众生活相对安定。

同时，根据地在财政税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金石、公华县购买“建国胜利折实公债”一亿多元，六联乡在两个月内就完成公债八百多万元（1945年又增购三十多万元）。全区共有地方税源点：窑市驿、砖桥、洪水港、新沙洲（即现在的江洲乡，当时因设有渡口，建茅房二百多栋，为大江南北商人必经要道）、长岗庙、大旺厂等六处墟场。行商税卡有：章华港卡、新沙洲卡、谢家码头卡、砖桥卡（以上为江边税卡）还有地处洞庭湖边的南坎山税卡，共计五处。行商税直接由县管理上交襄南行署。地方税由联乡（区）经征，每月税款由1943年的三十多万元逐渐增加到五十多万元。计算货币单位为边币，边币值与当时法币值相等，并同时征收关金、储币。

当时税款征收上解方式为：税票由县、区自制，盖骑缝公章后交各乡财政股征收，重点税收由联乡直接派员征收。税款封包盖公私章统一由联乡办事处解交江南挺进支队部军需王爱民验收给收条。联乡每季度凭支队部收据和部份现金上交县行委会财政科结算。

1945年3月，我（当时任六联乡财政股长）同联乡办事处交通员柴金明（江洲乡人），步行前往石公华县行委会解款。当时，

县行委会设在石首县江北区和江陵交界的斋公桥、三伏街（该处有交通站）、廖家台等处。不时更动地点。我们过江后只有找到交通站联络员后，才能辗转找到县行委会。

我们上一次曾顺利地斋公桥找到县领导，招待我们食宿很客气，这一次却费了许多周折，联络员同志带领我俩穿柴山，过水决，七弯八拐才在三伏街过去二十多里远的柴山当中找到了县领导机关。他们都是住在用芦苇扎成的窝棚内，一连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芦棚，县行委会副主席万流一和财政科长侯礼和等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俩，结完账后万副主席、郭参谋、侯科长等分别写了十多封“菱角信”交给我带给江南工作的杨震东、赵治等领导同志，并嘱咐我俩要安心在此住三天，因为有敌情：沙市、监利、石首的日军已开始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敌人一个连已接近我方，一不准随便跑动。由于我们年轻（我27岁，柴17岁），缺乏组织观念，错误地认为来时虽有曲折，也不算什么大困难。半夜过后我叫醒了小柴说：“呆在这柴山里面不好受，账已结了，我们赶早走。”小柴表示同意。刚天亮，我们启动躲藏路，这一走，几乎送掉了两条年轻的生命。

我俩在柴山中穿插摸索走了十多里路，已临近长江边小河口附近。这时，太阳刚从东方出土，小柴突然惊叫一声“股长，你看！”我猛然发觉靠近我俩二十多米远的芦苇丛中，阳光照在日本兵的钢盔上反射出一闪一闪的白影，这时要跳开已不可能。小柴连忙扯住我的手腕往身边的一个小水决中滚下，并迅速将他的一支撇壳手枪

插进泥中，我也将手枪和一本收据、税收边币一千多元插入脚底。由于我俩走过的路芦苇倒伏，引来了一伙日兵，一刹那两个端着刺刀的大块头，对准了我俩的头部哇啦啦地吼叫，示意我们上去，我们也只得硬着头皮上来，日兵见我俩穿的便衣，用手检查了我们上下身，当然没有发现武器，便吼着：“苦力的干活！”我看见前面早已来了一长串老百姓，挑的、抬的都是盐、牛肉，还有活猪、牛、鸡之类，前后有日兵押着，日兵检出一大块猪肉要我俩抬着跟随行进。

路是朝着我们回去相反的方向易公堤，那穴那边走去。四面断断续续的枪声此起彼伏，当晚我们二百多“苦力”被关在十多间茅屋中。我的心懊悔极了，昨晚冒听领导的话，单独行动，搞成了敌人的“苦力”，县行委会领导的安全还不知是怎样了。我们被关押的茅屋外面有日兵、汉奸、洋狗把守着，时而传来阵阵吼叫声。小柴挨着我躺在芦篾子边，望着窗外的星斗出神，突然他碰了我一下，“股长，你翻哒？”我一惊，随即用手捂住他的嘴，示意他不应该在此时此地喊什么“股长”，小柴会了意就低声说：“你的荷包里还有东西吗？”我大吃一惊，哎呀！我真粗心，里边贴肉褂子内还有一些指示信件，被抓时只埋藏了那支手枪、收据等物件，好在日兵在一天中不曾仔细搜身，我不假思索，随即将文件取出放在口里咬碎吞掉了。

第二天早上每个“苦力”验发了一个饭团子，便又继续行路。我和

小柴抬了一头百多斤重的半活猪，是用一根圆木竹篙折断后抬的。

下午，我们三百多“苦力”被集中在晏公滩外草坪上，四周有日兵围着。另外还有二、三十个身穿便衣、戴礼帽、着黑眼镜的汉口人来回在“苦力”中穿插盘问。这些汉奸比日军还可，我们心中都很紧张，就怕他们认出我们来。一会儿大堤上来了一个肥头大耳穿长袍子、戴博士帽、拄文明棍的“官”儿，后面紧跟两条手枪，这人在“苦力”队伍前面站定大声问：“江南的两个人在哪里？”我的心突突地跳，是谁告了密？今天可要死在这里了。谁知小柴却挺幼稚，高声地答道：“我们两个江南的在这里”。我当时恨不得搥他几拳，可是胖“官”儿却说：“你们到这里来有何远？”小柴说：“有四百里路”。胖子说：“一天三斤米行不行？”这时我见胖子面色不恶，是敢真放我们走，便说：“请你写个证明条子吧！”“不必，走吧！”我和小柴一阵高兴返身就走。沿着来路江堤跑向原来小河口柴山。路过三伏街时，看到前几天还是热闹的墟场，现在却已成一片灰烬！

天黑后，我们赶到了原来被抓的地方，摸起了武器、收据、边币等物件，又继续赶往小河口。这时已鸡叫头遍，我们俩个已精疲力竭，饥饿难忍了。天刚亮，小河口有一家卖发糕的老信子，我们用边币买了三格发糕，几下子便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天亮以后，县行委会的侯礼和科长一行人来到了小河口。一位侦察员同志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沙市来的日本军抓走的。我们知道后，县行委派了二匹快马赶在敌人前面，找到了安插在敌人内部

的自己人，才救出了你们。”

我俩没有服从组织命令，私自行动，而县领导却在十分困难的外境中把我们从敌人魔掌中抢救回来，至今想起来还感慨万分。

〔作者简介〕

包梅村，见《华容文史资料》第一辑第42页。本文前篇亦见该书第39页。

祁鸿翥，华容县肉食水产公司退休老干部。

《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选登（一）

1938年12月1日

朱 嬰

昨天做过宣传工作后，当地民训队要我讲演，我对他们讲了一会民众为什么要受军训，及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他们似乎有点了解，然而一种厌倦之色，有时从他们队伍中的几个面孔上表现出来，这证明民众不了解对国家的责任，同时也证明民众与政府是隔膜的，自然同我的讲演技术似乎也有点关系。

晚上叫学生们把这每天印好了的日记寄出去，大家就睡了。

今天一早醒来，北风吹得树叶呼呼作响，瓦上又似乎有雨滴的声音，我着急了，今天断不能再在这里停留。幸而早饭后，风虽然未息，雨却没有落成功，我们就从几位朋友的欢送声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向前出发了。

今天仍是分水陆两路，水路有民船两只，王先生⁽¹⁾仍坐船，但有几位同学怕走路，也跟着坐船，而我不欢喜坐船的，我就带着大部分同学循河堤走路。偏偏我们这两只脚的桨比那两手摇着的桨快些，等到了江北渡，我们候了不下两个钟头，才从浩渺的江中看到两个乳鸭似的东西慢慢爬上来了。

这时先要坐船的几个同学也不愿坐船了，他们后来还是上岸走路。我们走了一会，吴应纲、罗志雄、马昌樵三人看到河中一只小

船顺着我们一个方向上驶，~~负责~~的是两个不满十三岁的小孩子，／／看到他们的工作吃力，便自告奋勇地替他们工作。到底是青年，一会儿就替他们拉行了七八里。我们是要随时随地为社会服务的，象吴等三位的这种精神，的确值得钦佩，还希望他们把这种精神永恒地继续下去。

十五里到老山嘴，我们就在那里借锅烧饭。后来的几位同学也赶到了。

吃过了饭后，太阳已经脱去了她的外衣而露出了她的鲜红的衬衫，知道她快要入寝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还要赶十五里路的征程。好在我们有一大队人，即使在深夜，也是不怕什么的。我们每个人都提起精神往前疾行，到底时间太短了，任你怎样，我们的目的地仍在遥远的前方。恰恰不幸，我们又把路走错了，我们沿着河岸走。不知怎样，我们跌入了一片沙漠，四周都无途径可循。淡淡的微月照临在大地，沙子一粒两粒的映着微月，射出耀眼的光芒。河水被柔风送着，到了岸边又发出细碎的低语。每个人都是挽着自己的影子一声不响地向前迈进。偶然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的犬吠。永福说：“这夜景她不知在上海那个影片中见过的。”我说：“我们现在就是那影片中的主人公啊。”

沙漠完了后，接着又是草原。我们踏在上面只觉得瑟瑟地响。同学中或有埋怨领路人的错误的，我说：鲁迅先生说，“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是走现成路的时候。我

们是要开荒，是要吃尽千辛万苦，这路正是给予我们一个开荒和吃苦的尝试。”

夜神的翅膀裹抱下来，我们在她怀里约莫两个钟头到了一个小镇，这镇叫作管家铺，离藕池还有五里，当然今晚不能再走了。我们就找当地联保主任，那位联保主任很好，马上给我们介绍当地商董，那位商董也很客气，或者知道我们这一群青年在家中是骄养惯了的，特地把我们引到他家中。就在一堆棉花和棉籽上摊铺，鸭绒般的柔软，炭炉般的温暖，这位贤主人的热情使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都热了，我们就在那里很耐密地睡了一整晚。

〔作者简介〕

朱婴（1894—1970），又名笔山，~~廖~~安，华容护城乡人。1925年参加革命，1939年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司法训练班教务主任、边区高等法院和苏维埃政府秘书。解放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国家司法部司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委副主任等职。《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日记》是朱婴1938年11月率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北上延安途中所记。本刊从这一期起，将选取其中部分陆续刊出，以飨读者。

注：

（1）即东山中学教员王步洲。

华容抗日时期之地方游击队始末

· 蔡 本 立 ·

1942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者攻陷朱河、洪湖等地后，为打通扬子江江防，于次年3月发动春季攻势，进犯华容、石首、藕池等地。日军占据华容后，奸淫妇女，无恶不为。不愿做奴隶的华容儿女，相继揭竿而起，组织爱国壮勇，成立游击队，打击敌人。在洪山，汪全阶收编砖桥、塔市、三郎等乡枪械和二十七集团军（川兵）阵亡官兵及流落散兵的枪弹，计步枪一百多支，轻机两挺，成立“汪部”游击队，驻插旗等地。在潘家，蔡春江由同乡刘恒益、蔡相林拣获暂五师死亡官兵的枪弹，计步枪六十多支、轻机两挺，成立“蔡部”游击队，驻南堤拐等地。是年冬，德河乡维持会刘应邦率人枪20余投向蔡部；接着，维持会保安团胡金煥亦率部向蔡部投诚，后又收编寄山“姚部”游击队。故“蔡部”实力最为雄厚。接着在东山，侯宗瀛成立“侯部”游击队，共收编有汪部中队长易南针部、十三军某连排长戴德政部及墨山维持会肖志宇部。其时，汪驻插旗，蔡驻团洲，侯驻南山。故童谣有“汪占水，蔡占洲，侯子抢山头”的传言。

后来，三部均由县府收编，定名为华容县国民兵团第×大队部，（汪为一大队、侯为二大队、蔡为三大队）但习惯称谓仍以姓代部。1944年春，三部换防。汪驻南山、侯驻团洲、蔡驻插旗，各保防地，共同对敌，以尽守土之责。但事出意外，因三部意见不合，

侯、蔡两部即想合力吞并汪部，但躊躇不敢轻举。于是联合县府主任秘书策动县长袁振基，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款禁汪金阶，侯、蔡则趁机围剿汪部。不料，当蔡侯两部进山时，汪部属已得到消息，即由罗家嘴渡河至德胜港，布置阵地等待堵击追兵。蔡、侯两部兵抵罗家嘴，双方隔河叫骂，继而开火，蔡部分队长沈鸣忠负伤，两部未占便宜，只得撤兵返防。汪金阶得悉战情，于是贿卖禁子，逃往淤阁，与部属会合，向新鱼口、横沟子下洞庭至东山，集中分队长以上官佐商讨出路。日伪县长谢振华闻讯有机可趁，便派汪的多年好友、汉奸方矩、蔡洁廉与汪晤谈，旋即达成协议，汪率部投降敌人，充当汉奸。

1944年日军发动夏季攻势，进犯常德，沿南华沅等县南下。二十七集团军某部，奉命抵抗进犯日军，因兵力单薄，被打击溃散，流亡南华沅三县边境。其中某部营长姚青山遂出面收集散兵，整编队伍，成立抗日独立支队，姚任支队长，汉流蒋安良（系六战区情报员）任副支队长。计收集有重机三挺、轻机十八挺、步枪近两百支，小迫炮一门，子弹几十担。华容县长袁振基为了扩充抗日实力，保卫东山半壁山河，便派员招抚，与姚青山会晤协商，双方同意，军饷由县府负担，接管蔡部德胜港防地，监视明山头和南山两地敌人动态。不久蒋安良叛变，攻陷注市，抢劫商民，县城难民付昌炎、张同生开设的绸缎铺被抢掠一空。蒋在注市抢劫后，移兵全福堂，与蔡部打了一仗，不能取胜，即由全福堂至注市渡河，向插旗、鱼

口撤退，企图逃往湖北投敌。

袁振基失守注市，惊惶失措。闻蒋安良渡过注市，向插旗窜逃，随令蔡部跟踪追击，电令侯宗瀛在插旗阻截，官尾夹攻。不料事与愿违，侯宗瀛预先撤兵至封线。蔡部追到白家铺，两军靠近，双方自相开火。蒋见插旗空防，已无后顾之忧，乃全军反扑。蔡部退至七百弓，第二中队长杨特达，在敌人的炮火下，壮烈牺牲。蒋安良乘胜回窜，安然突过插旗，向沙山、鱼口疾进，沿途抢劫财物，侵扰群众。待到蔡田铺，汪金阶纠集日军步炮优势兵力，潜伏两翼，乘机袭击，将蒋军截成三股，重重包围。蒋安良只好缴械投向日伪，进城编入保安团，充当汉奸走卒。

蒋安良叛变后，姚即率领两个大队，驻杨林所一带，并将所有武装，自愿交与县府整编。袁振基便委姚为县府军事科长。当袁振基带领侯宗瀛、蔡春江到杨林所验收姚部，正在集中队伍，准备讲话时，不料被别动军周烈部包围，勒令缴械（其中一部跑散后为蔡部接收）。至第二天袁等及警卫方徒手返回注市，姚青山下落不明。

1944年冬，敌维持会保安团出击，潜伏在鞑头湾拦劫过路商人皮花。不意巧遇蔡春江率部自杜岔河渡河向鞑头湾返层山（大队部所在地），仅带步枪八支、轻机一挺，手枪两支。敌见蔡兵力单薄，便迅即包围左右夹攻。蔡终因寡不敌众，中弹阵亡。所部仅朱德清一人一枪幸免。维持会侥幸得胜，汪金阶喜从天降，谓蔡春